

台灣古籍大觀

歟雲詩編校釋

作者 清·林樹梅

校釋 郭哲銘

國立編譯館 主編

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



港台書

台灣古籍大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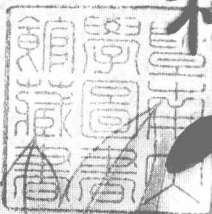
歟雲詩編校釋

作者 清·林樹梅

校釋 郭哲銘

國立編譯館 主編

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



I222.749

20082

獻雲詩編校釋 / 林樹梅作；郭哲銘校釋．－
初版．－臺北市：台灣古籍，2005〔民94〕
面；公分．－（台灣古籍大觀）

ISBN 986-7332-41-5（平裝）

851.476

94018911

台灣古籍大觀 8W09

獻雲詩編校釋

主 編 國立編譯館

作 者 林樹梅

校 釋 郭哲銘

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編譯館

地 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一七九號

電 話：02 — 33225558

傳 真：02 — 33225598

網 址：<http://www.nict.gov.tw>

發行人 楊榮川

出版者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四〇八號

地 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三三九號四樓

電 話：02 — 27055066

傳 真：02 — 27066100

郵政劃撥：18813891

網 址：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
電子郵件：tcp@wunan.com.tw

顧 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

2005 年 11 月 初版一刷 / 定價 新台幣 590 元整

歎雲詩編校釋 弁言

一代奇人——林樹梅

通校了一遍「歎雲詩」後，忍不住擱筆冥想：在這些跌宕激越文字之中，那位充滿魅惑力的影子，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心念甫動，不可抑遏，亟欲尋蹤覓跡。然依蹤訪跡之後，卻愈覺迷茫難解。幾通之餘，這個魅影雖仍猶在，而我卻已不辨東西，忘卻所以。先生！究係何方神聖？份屬哪個道上？一直迴繞在腦海，久久不去。及屆《歎雲詩編校釋》瀕臨脫稿之際，我還躊躇在「讀其詩，不知其人」的窘境，摩稿浮想，不知所之。莫不成！真如坡翁所謂，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。正當深山迷霧之際，也不知是如何的鬼使神差，忽爾靈光乍現，這位教人「瞻之在前，忽焉於後」的先生，莫非就如高雨農所云「負『奇』者也」。「奇」念斗生，胸臆瞬間豁然開朗，有如武陵漁人望羨桃花源之樂也。不錯！林樹梅一生性命全繫賴於一個「奇」字，非此字不足竟其一生事蹟，亦非此字不足以廓其性情真貌。先生！先生！百年而後，得我一知己，能不該進盞浮醪，乾杯相慶乎！

先生，林氏，「稱」樹梅，福建金門人。這些基本的個人資料，初看之下，實無殊異引人側目之處。然若細究其身世原委，即知點朱滴墨，實難道盡此奇人身分之奇。先生本姓陳，為養母陳淑人族兄春圃先生之少子，因陳氏「以己體羸善病懼不育，又念舅姑望孫殊急，慮無以承堂上歡，因請諸族兄禔公為己子」。¹因而為林氏之子。這種以舅家之子過繼於姑母之身世，也許不足為奇，然先生養母陳氏早逝，時年先生年僅七歲²，養父林廷福又娶黃氏為繼室，並育有一子。³在失去唯一有血緣關係的「母親」之後，螟蛉之子在家庭中的地位，顯然是相當的尷尬，姑不論（實亦難論矣）先生與養父、繼母和兄弟間的四角習題，如何拆解，且就一般孩子在稚齡無恃，周遭至親又皆是「定義性」的親屬，其孺慕的天性將如何排解？其人格性情有將何之？皆是足以影響其以後人格養成之關鍵。雖然這部分心理層面的問題，一方面沒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加以印證，另一方面也難有間接史料加以檢證。不過，就樹梅先生後來奉迎生母於別業⁴，又屢屢侍遊閩南名勝⁵，且於鴉片戰後，閩省當道者，「極稱其才，為敘六品職，將奏移武秩，復以母老辭」。⁶甚至對外祖母的思念，超忽常情⁷，似乎有那麼一點可以說明，先生對親情的渴望，非為外人可以想像。這樣的成長環境，對樹梅先生的性情必然有深遠的影響，引此對照後來樹梅先生的行止，可知先生雖無孤僻怪味，然卻也有一點不中繩矩之意，故曰身世之奇，可視為先生奇之端始也。

除身世奇，與先生切身有關的另一奇，即其名號亦奇多也。前稱先生，「林氏『稱』樹梅」。實因先生字號甚多，且各有來

歷，姑不得不以其「習稱」示人。先生初名光前⁸，字實夫⁹；少賦梅花詩，為師所激賞，贈字樹梅¹⁰，更因愛梅，甚至悟為梅仙託生¹¹，因以字行。且因先生常登金門太武山巔，拊石長嘯，聲徹雲表，自署「歎雲子」。¹²或以先生神骨，意度高曠，目為「瘦雲」，亦因以為號。¹³後隨侍父親林廷福宦居閩安時得古鐵笛，乃更號稱「鐵笛生」。¹⁴復因林樹梅先生企慕神仙之術，晚年島上閒居，慕黃石、赤松之修養，鶴扇荷巾，優游泉石間，自稱「世外人」，人呼「金門羽客」。¹⁵這麼多的字號，看似紊亂非常，實則不然，若從頭到尾細究，很明白的彰顯一點，即先生的世外之想甚濃，不苟於塵世之念極切，因此能夠神骨清癯，而攀雲吹笛，故而欲企道為羽客。故曰稱謂之奇，可謂是先生奇之表徵也。

若僅是身世奇，稱謂奇，那麼先生實不足以顯揚於後世，教人懷想。然則要如何談論林樹梅先生一生偉績？古人有所謂「三不朽」——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者，此三者先生起碼三居其二。（立德一項，因有傳統價值觀作運於其中，且以先生之奇，似有不中其繩軌，故存而不論。）先就立言一項而言，據《金門志》載，先生著述甚富，計有：「《沿海圖說》、《戰船占測》及《歎雲文抄》十二卷、《詩抄》八卷、《歎雲鐵筆》一卷、《文章寶筏》一卷、《雲影集》、《詩文續抄》、《日記》若干卷。」¹⁶總計九種數十卷。並嘗刻浯鄉先進盧尚書遺書數種。¹⁷以其生年不過四十有三，且長年遊食在外，風餐宿露，飄泊不定，此等苦畢功夫之勤，實在也夠教人驚奇。然而，這些數量不過只是外表的一斑而已，若然細究先生詩文，愈發覺得先生乃一

奇男子也。

先就其古文而言，先生身前早已名動公卿，龍溪縣令曹銜達曾評價先生古文，說道：「大作銜達一一讀之，駸駸乎進於古矣。以足下之才，而加雨農之學識，繼遵巖（王慎中）、梅崖（朱仕琇）之後，捨足下其誰屬哉！」¹⁸ 曹銜達許先生為王慎中¹⁹、朱仕琇²⁰以後第一人，此譽貴逾軒冕。王、朱二人，為明、清兩代福建第一文豪，其文學主張為後世宗法。以先生承繼此二人之後，為八閩第一名家，其推崇之意溢於言表，然亦可知先生為古文之功底，臻至何等境界。然「文章千古事」，王、朱古文皆為文人之作，先生之古文卻非漫爾操觚²¹，經濟實用之文，流行楮墨之間，且意度高曠不趨平庸，兼運以幹才，出之閱歷，故其奇文雄策將畧。²² 難怪當先生之師高澍然初見其文，即驚訝稱「奇」，而要求「奇特施諸詩，可；施諸古文，則不可……古文則曰唯其是爾，是者，道也。固至平至庸也。平，固充滿而度虧；庸故和易而各足。飾則偽，執則離，過則不可常，何奇之足尚哉！」²³ 然這正是高澍然之不足，同時代同省籍的古文名家謝章铤即指出，高澍然文章，「家居之日多，凡運會升降之故，山川偉麗之觀，微覺取資之未廣。又所紀為鄉里善人，無瑰絕奇特之行，恣其發揮。」²⁴ 可見先生之古文，比之當時執閩省牛耳之高澍然駿邁雄健許多，即便非是全閩第一，亦足以冠秀群倫。同樣的，先生的詩亦是身前享有大名，海內名家諸多稱語。²⁵ 甚至其朋友特地索取作品，欲向人誇示海內有一林瘦雲。²⁶ 凡此皆足證先生文情，為世所首肯之一端。這些名山千秋之事業，實可說得上是先生奇之勃發也。

傳統知識份子以文章為千古事，餘諸琴、劍、書、畫皆為小道，不足道哉。然樹梅先生在這些不足道哉的「小道」，甚至醫、卜、星、算等江湖微術，卻也有十分足以稱道的成就。先就琴道而言，先生琴技之造詣，雖無直接史料可以徵證，但由詩文之中屢屢提及，可知其琴技恐有一定的水準，甚者先生還曾擁有「珠徽玉軫宋錦囊」所裝潢的琴²⁷，可知其琴技縱使一般，然其品味，必然具有「周郎顧曲」之能²⁸。琴技無徵難言，但品笛吹引之功，可就是相當令先生自豪之本事了。先前提到先生的字號，曾說過於侍宦閩安時，於井淘得鐵笛，人不能吹，林子擲之，生澈雲表，眾乃呼為鐵笛生。²⁹可以想見先生引管律呂之本事，至於何斯。尤有甚者，先生自己還曾寫道：「欲問會稽楊廉夫，兩笛雌雄熟能決」的豪語³⁰，可見他對自己吹笛功夫之自信。其次，對書畫等藝術作為，先生亦有極深的造詣。《金門志》稱：「生平好山水遊，喜吟詠、工篆刻、善畫；遊太姥峰，繪圖題詩以歸。」³¹又其為恩師周凱「題鸞門紀遊詩畫冊」³²，透露他對丹青妙筆之精微見解。甚至為其侍妾「寫麻姑像與姬人并題」³³，亦可見其作畫之功底。另外先生對金石篆刻，也有相當令人注目的成就。例如在《詩鈔》中的〈題雪峰枯木菴刻字揭本〉³⁴、〈隋舍利塔鈴歌〉³⁵等，即可見其鑑古稽奇之本領。尤值得一提先生著有《歎雲鐵筆》一書，可視為他在篆刻方面的代表成就。號稱臺灣金石學導師，一代書法名家呂世宜（西元1784～1859年，號西邨，金門人）曾為作序，說道：「歎雲善用筆，……鍊筆³⁶，古雅絕倫，得意於時趙次閑³⁷、陳曼生³⁸輩弗讓也。」³⁹然卻又引蘇東坡之語，稱譽樹梅先生曰：「此人不

可使閒，閒便通百技矣。」同時亦感嘆樹梅先生「以磊落人作瑣碎事。」⁴⁰可見，先生在此一技道上之成就，臻至何等境域。

除此藝術技道之外，先生之武技、醫術，應該也是值得稱述的，可惜在這方面的資料盡只是旁證，難窺全豹。如在武術方面，先生於詩集中屢有提到刀劍，或以品問刀劍，或以刀劍、弓矢為友朋之贈饋之儀⁴¹，甚至《金門縣志》曾記載：「……營造劍一雙，饒有龜文縷理，蓋召良工煉五金造成者。後劍以鼎函藏於太武山中，語人曰：『物華天寶，百年後有雷煥其人者，得之劍氣一冲南斗胥平。』聞者咸目為妄誕。嗣清季太武山海印寺僧，夜間望山中，常有光騰霄漢，知是五金之精……」⁴²可以想像，先生出自武將之家，對劍道武技，自有一番拳腳，此乃再平常不過之事，而此亦足以說明他對武道是有功夫的。至於醫術方面，證據亦如武術不是那般的明顯，不過由其〈題經驗方〉一詩中⁴³，可以窺知他對醫術的涉獵。總之，在這些琴、劍、書、畫等藝術小道，及醫、卜、星、算等江湖微術，先生之能，雖因史料或明或晦，難以盡布於世人之眼前，然即此吉光片羽，亦足以說明林樹梅是一位全方位的通才，而這些技藝術數之能，寧不稱是其奇之蘊藉也。

最後，要談談先生一生之中最為精華之所在，即其經濟韜謀。

先生事業之開端在臺灣，當他猶十四、五歲時，養父林廷福接任臺灣副總兵官，他便隨侍海上，出入風濤之中，所至必相其山川、扼塞，稽群盜出沒、姦人接濟，並佐助父親治理軍務。⁴⁴這樣的經驗，使得先生覺察澎臺為全閩安危所繫，益發留心海疆

要塞，與民土風宜，張弛之治。⁴⁵有了這樣的基礎，再加上先生自身努力與遊歷經驗，使得先生洞徹閩臺海域與風土民俗，而名動公卿。先生平生第一伯樂，亦是天下第一位慧眼人——河南解元曹謹，甫接任鳳山令時，即禮聘先生為之佐治。先生亦素知曹謹乃當世之賢者，能夠落實久蘊之經世懷抱，故而欣然應允，東渡臺灣。主賓的默契與相得，使得鳳山由當時的一等落後的邊疆小縣，蛻化成令人豔羨的人間樂土。二年間，漢番閩粵族群的問題沒有了，農田水利大圳開通了，城池砲臺亦已築成，糧食產量一年多增加了十五萬石。這些耀眼的成績，讓曹謹躋登「循吏」之傳，而名標青史⁴⁶；甚至死後昇化為神，祀享馨香，為人奉祀不絕。⁴⁷然先生名字而今安在？

離別了臺灣，返回鄉里。先生一度縱情山水，徜徉人生。然而這時的世道，卻是千百年來未曾有過的變局，鴉片一役，中國淪為西方列強的俎上之肉。海防、戰策這些先生平素關心的議題，此刻成為朝野亟需解決的大事；福建沿海又為勢之焦注所在。由於先生早已盛名在外，公卿無不傾慕，急亟招引為助，於是先生不得安閒，閩省諸侯大吏爭相禮聘詢意，先生雖拒聘而不再重出江湖，然於鄉梓國家，卻又不能不令他移開視線，視而不見。於是獻策陳謀，為防寇患，護衛鄉里，皆有實用之論。當時以一介布衣，抗議達官前，為人視為陳同父一流者。⁴⁸當道亦極稱其才，欲為敘六品職，將奏移武秩，先生卻引親老力辭。正當先生以為平生經韜之略可付之實現之際，中英南京條約議就，海警解除，顛頂的官僚以為戰禍已去，太平可期，於是又故態復萌，將先生的苦心謀劃與經營鄉勇，盡皆廢棄散遣。萬念俱灰之

餘，只得退遊邵武，讀易鼓琴於萬山中，口不復齒時事。⁴⁹

經過將近十年的賦閒與放逐，先生本以為一身絕奇，將與草木同朽。不臆！名動一時逢遭放逐西北已久的林則徐，此刻重返東南海疆，清廷欲啟為大用之徵，極其顯明。林則徐經歷了官場的大風大浪，以及時代變易的浪頭，在垂暮之年，重獲大用，自然有一股爭千秋的氣魄。此時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位好幕僚，為他規劃籌謀。「林樹梅」這個名字，讓林則徐悸動甚久，於是急急延請先生至省垣，密詢防海之策。對樹梅先生來說，十年無人問問，而一朝復欲振翅，竟逢名動朝野，聞諸中外的林則徐，且林則徐對先生之禮，隆重恭崇，解衣衣之，推食食之，甚且親為「松鶴圖」并楹帖為樹梅先生母壽。⁵⁰這些總總，使得十年自我放逐的樹梅先生頓生知己之感，體內那股蟄伏已久的韜略經緯，蠢蠢欲再重現世間。即上書論閩省時務，並陳六策，謂：「察夷情以知防備，觀形勢以議守禦，請移兵以重控制，督私藏以充民食，救火災以杜驚擾，勸聯鄉以資保衛。」⁵¹林則徐見策，大為嘆服，愈發器重先生。是時林則徐奉命欽差督帥粵西，先生隨行襄理，至泉州假歸省親，林則徐親解狐裘相贈，約赴軍前佐戎幕。然相別不過旬日，林則徐卻於廣東普寧星隕。先生聞耗徬徨零涕，為詩以哭之，其生平所抱經濟，受知林則徐，正當欲展其才之際，而流水高山知音頓渺，何其痛哉！自是鬱鬱寡歡，歸隱鄉園，不久便含鬱而終，一代奇人的悲與鬱就此畫下了句點。然先生《文鈔》中：於鳳山幕中之作，與為閩省公卿所陳時策，以及後來為林文忠所謀之略，於今讀之，猶仍鏘鏘有力，雖未盡付諸實現，然卻無損先生經濟偉略之奇謀，此堪稱為其奇之展布

也。

一代奇人已渺，其事蹟亦湮沒於時間長河久矣。而今撫稿遙想，為之惜！為之痛！然卻不能只讓這屢英靈縈迴於浯鄉太武山邊，獨自孤賞。正適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銳欲搜整臺灣文獻，於是不揣鄙陋，自動請纓為先生詩集校注。希望能有機會將先生一生性命奇蹟，展陳於世人之前，以待將來有以發者。

- 1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2 《文鈔·先妣陳太淑行述》。
- 3 先生之弟，名曰光左。（見《文鈔·亡弟光左墳誌》）
- 4 《金門志》：「迎養生母於廈門別業，娶妾生子，以繼其後。」（見《金門志·卷十·人物列傳(二)·文學》）
- 5 《詩鈔·卷七》有〈侍母游南普陀上五老峰觀海〉、〈春日奉母謠游鹿洞、虎谿諸勝〉、〈九日奉母遊萬石巖〉等詩。
- 6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7 見《詩鈔·卷七·夢先外祖妣趙太宜人》。
- 8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9 郭柏蒼《竹間十日話·卷三》。
- 10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11 民國十年《金門縣志·卷廿四·雜錄》載曰：「（林樹梅）裔孫修墓，見其衣冠如蛻，悟是屍解，因述其臨終口占，有『歸來化作孤山鶴，猶守梅花影數枝』之句，蓋隱然以梅仙自居也。」
- 12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另郭柏蒼《竹間十日話·卷三》曰：「嘗枕石長嘯，與海濤相答，因自號云。」
- 13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14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
- 15 民國八十年《金門縣志·卷十四·摭錄志》。
- 16 《金門志·卷十·人物列傳(二)·文學》。
- 17 《澎湖廳志·卷七·人物(上)·寓賢》。
- 18 《文鈔·從軍紀略》附錄。
- 19 王慎中：(西元 1509~1559 年)，字思道，福建晉江人。其為文早年也受「前後七子」的影響，標榜秦漢，「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，模效依仿以為近古。」後悟高談秦漢、鄙薄唐宋之非，於是「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，皆已原本六經，軼絕兩漢。」並「學六經、史漢最得旨趣根源者，莫如韓歐曾蘇諸名家。」乃和李攀龍、王世貞等七子盲目尊古、不讀唐以後書的偏頗狹隘的論調不同。他似乎看到秦漢文和唐宋文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。在唐宋文中，他特別推尊曾鞏，認為曾文「信乎有道其中之所欲言，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。」。他要求文章能「道其中之所欲言」，以表達作者內心的思想感情，這就和以抄襲模擬為能的擬古主義者有根本的區別，為明中葉古文闢一蹊徑。
- 20 朱仕琇：(西元 1715~1780 年)，號梅崖，福建建寧人，幼雖聰穎，但拙於誦讀，一日只能記誦幾十字。曾隨江西南豐汪世麟學習古文，通讀五經、三傳、諸子、百家之學。乾隆十三年(西元 1748 年)成進士，為翰林院為庶吉士，散館後出任山東夏津知縣，後改任福寧府教授。晚年，曾在福州鰲峰書院主講經書十一年，可謂桃李滿天下。仕琇研究古代文學有極深造詣，副都御史見其書信淳樸古談，驚歎為一代古文大家的筆法；福州鰲峰書院山長陳壽祺曾說：「建寧朱梅崖之文，張亨甫之詩，皆足以雄視天下」，可謂推崇備至。他對研習古文的方法，有精闢獨到的論述，他說：五經是深究源流，史書是考核實情，諸子之書是精通指向，文選辭賦是廣大意趣；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可使文體有勁力，荀、孟、楊、韓可使文義正確，歐、柳以下諸子，可作參攷文體的異同，至於如何循序漸進學習古文，立論尤為深遠，堪為後學停主臬，生平著作主要有《梅崖居文集》三十卷，《外集》八卷，《梅崖詩偶存》。

- 21 《詩鈔·獻雲詩鈔跋論·諸家評論》周凱評語。
- 22 《詩鈔·獻雲詩鈔跋論·諸家評論》何廣惠評語。
- 23 《抑快軒文集·贈林生樹梅序》。
- 24 《抑快軒文集·卷首·識語》。
- 25 見《詩鈔·獻雲詩鈔跋論·諸家評論》。
- 26 《詩鈔·卷六·懷人絕句之五》：「怪他好事柯公子，千里馳書索近詩。我比山花自開落，虛名何足使人知。」自注曰：「山左柯菸谷公子索錄近作，謂將轉示建寧詩人許秋史，使知海外有一林瘦雲。」
- 27 《詩鈔·卷八·贖琴歌》。
- 28 「周郎顧曲」之典，出自《三國志·卷五十四·吳書·周瑜傳》。傳說周瑜精通音樂，雖酒過三巡，聽到別人奏曲有誤，必能辨知，知之必顧看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曲有誤，周郎顧。」
- 29 郭柏蒼《竹間十日話·卷三》。
- 30 《詩鈔·卷一·鐵笛》。
- 31 《金門志·卷十·人物列傳(二)·文學》亦見《詩鈔·卷一·自題游太姥山圖》。
- 32 《詩鈔·卷二·芸皋夫子命題鷺門紀遊詩畫冊》。
- 33 《詩鈔·卷五·寫麻姑像與姬人并題》。
- 34 見《詩鈔·卷二·題雪峰枯木菴刻字搨本》。
- 35 見《詩鈔·卷二·隋舍利塔鈴歌》。
- 36 鐔筆：「鐔」同「鐵」。鐔筆，即鐵筆也。鐵筆，刻印刀的別稱。元·艾性《刺語·卷上·與圖書工羅翁詩》：「翁持鐵筆不得用，小試印材蒸栗色。」清·姜紹書《韻石齋筆談·卷上·國朝印章》：「殆我明風雅之士，博綜篆籀，鳥跡蠅涎，游泳上古，鐵筆之妙，莫過於文三橋（彭），何雪漁（震）。」鐵筆，亦可為刻印的別稱。
- 37 趙次閑：即趙之琛（西元 1781～1852 年），字次閑，號獻父，又號寶月山人，他的書室名為「補羅迦室」，浙江杭州人。是陳豫鍾的學生，他的刻印極多。在技巧上，可以說是集浙派之大成。著有《補羅

迦室集鈔》、《補羅室印譜》等。

- 38 陳曼生：即陳鴻壽（西元 1768～1822 年），字子恭，號曼生，又號曼壽、種榆道人、曼公、曼龔、夾穀亭長、胥溪漁隱等，浙江杭州人。四體書都很精絕，篆刻學丁敬，黃易而刀法的運用更為大膽。曾與宜興茶具製作名家楊彭年合作，仿古出新，並親自篆刻銘詞，這種名為「曼生壺」的茶具，一直被收藏家視為珍品。著有《種榆仙館集》、《桑連理館集》等。
- 39 見清·呂世宜《愛吾廬文鈔·獻雲鍊筆序》。
- 40 見清·呂世宜《愛吾廬文鈔·獻雲鍊筆序》。
- 41 如《詩鈔·卷二·日本刀》、《詩鈔·卷三·番刀》、《詩鈔·續編·看劍憶亡友許造如》。並常以此為友朋之間互贈的禮物，見《詩鈔·卷三·解劍贈友北上》、《詩鈔·續編·慶南軒明府贈弓矢賦長句謝之》。
- 42 民國十年《金門縣志·卷廿四·雜錄》。
- 43 《詩鈔·卷四·題經驗方》。
- 44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45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- 46 《清史稿》曹謹傳列「循吏」。見《清史稿·卷四七八·列傳二六五·循吏三》。
- 47 今臺灣高雄鳳山市有「曹公廟」，本為「曹公祠」乃為紀念曹謹對鳳山地區之貢獻，於清咸豐十年（西元 1860 年），由閩邑士民所建。（見《鳳山縣采訪冊·丁部·規制·祠廟·曹公祠》）後於民國八十一年，民間傳說玉帝降旨於高雄縣林園鄉警善堂，認為曹公興建水利有功，祠內立牌位供民瞻仰，有失莊嚴，准予雕塑金身，承受萬代香火，並配祀註生、福德二神，且將「曹公祠」升格為「曹公廟」。高雄農田水利會認為這是美事一樁，寧可信其有，因此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曹公誕辰祭典時，改奉曹公神像及改稱「曹公廟」迄今。另外高雄地區民間亦相傳曹謹死後，陞任城隍，擔任鳳山（高雄）地方的

守護神。

48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
49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
50 見《詩鈔·續編·獻雲詩存·少穆先生被命督師粵西，予隨行至泉郡暫假歸里，解狐裘見贈，約赴軍前，感呈四章，即以奉別之二》。

51 林策勳〈家傳〉。

校釋說明及凡例

說明

林樹梅先生「歎雲詩」，據目前所知共有兩個版本：一是四卷本的「歎雲山人詩鈔」為較早的鈔本，收錄道光甲申（四年，1824年）至道光辛丑（二十一年，1841年）之詩作，詩中並附有「光澤高雨農夫子」之評語。¹

另一個版本乃是八卷本的「歎雲詩鈔初編」，其中收錄道光辛巳（元年，1821年）至道光庚戌（三十年，1850年）之詩作。此一版本後經林樹梅從姪孫林策勳重新刻印，並於是集之後附以「續編：歎雲詩存」及「諸家評論」，並題稱為「歎雲詩鈔」。

本次校注乃以林策勳先生之「歎雲詩鈔」（以下稱「底本」）為底本，輔以四卷本的「歎雲山人詩鈔」（以下稱「鈔本」）相校，並於集末將「鈔本」有收錄，而「底本」未收者；以及「底本」與「鈔本」俱未收錄，分別見載於羅元信〈金門藝文訪佚〉中的「拜忠愍公祠」和《金門志·林樹梅傳》所引之